

雪花花神疏影香，风痕月印水天霜。诗情冷峭凭铁骨，岁早枝头报春光。这是一首当代作家的题画诗，为“梅图”所作，通过雪花花神，活脱脱刻画了梅花报春的形象。

在我的印象中，克什克腾好像没有梅花。据史料记载，塞外除竹叶梅以外，没有其它梅花类的植物。至于竹叶梅是不是梅之属类，那就不好说了，我更倾向于她是竹叶类的一种灌丛。

其实梅是一个多义词。她有两大种类：果梅与花梅，是小乔木，稀灌木，高4—10米。小灌木者，是指具有明显主干，树高应在五公分以上的树，稀灌木，就是一个种类较少，存在灌木形态或者是一个属内灌木形态的物种。自古至今，人们都认为梅是中国特有的传统花果，已有3000多年历史，观赏梅花的兴起据说始自汉代。人们说梅是中国十大名花之首，与兰花、竹子、菊花一起被列为四君子，与松竹并称为岁寒三友。我觉得，人们喜爱梅花，主要是欣赏她的品格，她高洁，坚强，谦虚，给人以力量，使人立志，激发人向上，促使人奋发图强。尤其在风雪严寒中，梅开在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

其实，梅给人们预示的东西太多了。她把最初的芳香留在了人间。咏梅最早的诗当属汉《乐府诗》吧，虽然天寒地冻，梅花未开，但香气已经飘向了大地：庭前一树梅，寒多未觉开。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来——香气袭来，离草绿花红的日子还远吗。梅之铁骨玉花是不怕数九严冬的。她亭亭玉立在严寒中，真正是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梅之与寒冬为伍，与山川为伴，从春到冬，傲骨迎风，美化了环境，影响了人生，古代就有与其相以为命之人，元代诗人王冕，以天下将乱，携妻儿隐居九里山，植梅千株，自号梅花屋主——终其一生一人与梅为伴，也是不错的选择。可称得上是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了。

由观赏梅花而思念故乡的古今文人也大有人在。看着梅开梅落，一颗惆怅的心也因此而失落，寒风把最后的叶子吹落，但叶落终究要归根，这就是所谓的回归本源吧。当然也不必过度伤感，第二年她照样会怒放天涯，正所谓叶落归根莫悲凄，春风解发去年枝。唐代诗人李商隐在远离家乡的时候，也是思乡心切，由梅花想到家乡，期盼着春天的早日到来。梅花已落，他亦伤感万千，从他的一首“忆梅”诗中就可以看出：定住天涯，依依向物华。寒梅最堪恨，常作去年花——他这是借梅思乡。久久滞留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依依不舍地向往着春天。寒梅最让人遗憾的是占春意却又早早凋谢，常常被当做去年的花。也许诗人是感叹梅花已谢，梅枝已老，乡情再重也很难再使其春花第一枝了。其实，思乡恋乡之情皆有之，且越老思恋之情越甚，但人老不等于心老，梅枯花落不等于枯索无望，当能早苗才得雨，枯树恰逢春嘛。古人说得好，生华于已枯之木。就是当代文人亦有赞美枯枝老梅之诗，诗曰：榆梅已老不萌蕾，瘦叶枯枝对晚晖。犹有乾坤清气在，吞风咽雪也舒眉。

梅的精神影响人的品格，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明代文人方孝孺，不管是在朝为官还是落魄江湖，一生不低下他那高傲的头。据说古代最严厉的刑罚是株连九族，唯方孝孺是株连十族，且被朝廷谋杀了八百多人，真正是可悲可叹。他是中国历史上为自己主张，为信仰，为他的思想而杀身成仁的一个人。他的咏梅诗也很有味道：微雪初消月半池，篱边遥见两三枝。清香传得天心在，未许寻常草木知——梅之傲骨，影响了他一生，他自始至终相信，梅花已开，春天总会来临。方孝孺之死，是愚忠还是自己的思想使然，从古到今，说法不一，但他是读书的种子这是当然的，古人云：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据史书记载，方孝孺日读书积寸是没错的。一个读书人能以死来抗争，这是怎样的傲骨，称他为永远开不败的梅花还是恰如其分的。

梅开是报春之花，春雪是报春之雪。梅雪

# 岁早枝头报春光

张广成

相映就是一派春天的景象。古人之所以把梅松竹连在一起，就是因为他们的品性是一样的，松挺立在山崖，四季常青，且越寒冷越显出英雄本色，竹则宁折不弯，气度非凡，难怪古人喻其为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而梅是挺立傲雪，铁骨冰心。他们皆长青不老，终生不凋。是所谓的亲密战友，竹林之友。

梅是报春的鸟，迎春的花。当四野还是大雪覆盖的时候，她却迎春而开，送来春的消息。清香传遍天下，飞花落满天涯，真正是涣涣昱昱，而夺人精目。正如元代诗人王冕所云：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据史书记载，梅有四贵四不贵之说，即贵疏不贵繁，贵合不贵开。贵瘦不贵肥，贵老不贵新——这也是独特的审美观吧。由四贵四不贵，引发了人们的赏梅热潮，自古至今连绵不绝，由此而来的梅文化也也随之而至，细想想，咏梅和画梅的古今得有多少人，就连人民领袖毛泽东也有“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之名句。据说，作为春之开花第一的植物，不但有欢喜报春，吉庆的象征，还被人们视为吉祥之物，我觉得，梅花除了有洁白之色遍布天下以外，还有红梅之属，红色是喜庆之色，红梅与其他梅属一样，不屈不挠，奋勇当先，自强不息。这种精神品格鼓励了无数中华儿女不畏艰难困苦，奋发图强，令人赞不绝口。说红梅是中华民族与中国精神的象征是正确的。

梅是报春的使者，梅是人格的象征，梅又是美的化身，人若有梅的品质，千难万险不知难了。梅，作为寒冬斗士，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国格，中国人民，尤其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新中国人民，从来不因困难低头，不管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还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亦或是抗美援朝，从来都是迎难而上，不怕任何侵略者恐吓，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梅的傲骨，梅的至高无上的品格。就像元代诗人王冕说得那样：闲花野草斗青红，一着冰霜扫地空。唯有老梅标志别，岁寒时节自春风。

休言冬后萧条景，温暖春风送绿来。由梅想到春风，由春风想到春天，虽然克什克腾仍然是寒凝大地，寒风劲吹，就算是春日迟迟，但梅开春到，终归要卉木萋萋，仓庚啾啾，采繁祁祁。正所谓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嘛。

道由白云尽，春与清溪长——道路被白云遮断，春景与青青的流水一样的绵长，这是古人的说道，但从中可以看出，春之来临，谁也拽不住她匆匆的脚步。早春一到就如同早开的寒梅，是相辅相成的。记得唐诗人张谓就写有一首“早梅”诗，是写一枝傍水早开的寒梅，诗曰：一枝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桥。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消——一树梅花凌寒早开，枝条洁白如玉条。它远离人来车往的村路，临近溪水桥边。并不知道临近水边的寒梅是提早开放，以为是枝头上的白雪经过一冬仍然未消融——这似乎是在写梅的雄姿，但梅与雪似乎是孪生兄弟，古今诗人写梅就有雪，有雪亦有梅，刻画了早梅傲雪的高贵品质。我身居的边城，风景独特，有山有水有草原，花草树木繁多，但唯独看不到梅花，这是地域使然，不能强求，我之观梅赏梅花，只能从书中和影视中才能实现。当然，到梅花遍开的地方去观展也不是不可能，但人过中年，实在懒得动，最好的捷径就是读古今文人的诗篇。文人之高傲，文人之不随波逐流，当与梅有关。这么看来，梅不但与雪有关，亦与诗人相连，梅因诗人的笔流传，诗人因梅之香而传播久远。梅雪诗三人行，缺一不可。正像北宋诗人卢梅坡之《雪梅》诗写得那样：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克什克腾无边际，人心亦仁厚，草原其实被人们称为花的海洋，但单单缺少梅花，多少有点遗憾，那么我们怎么能看到岁早枝头报春光呢？我以为还是读诗吧，古代文人的诗读进去当能有满眼春光，满园春色的感觉。

我记得草原作家也有不少写梅的诗，有一首诗是这样描述的：一树梅花开到今，漠南冰霰也宜人。不似江东香雪海，铜枝铁骨草原心。心心相连，心心相印，这就够了。



家在远方摄影刘金祥

# 在祖坟

在水头院

谁看见了大河奔流的样子  
谁就找到了回家的路

枯草之上  
影子飞鸟一样无声而过  
那不是我  
但和我有关  
在庚子年的祖坟里  
我暂时安全  
清理杂草一如既往地貌似平静  
我最早的先人逃难而来  
他跋涉攀越拼尽力气涸渡  
开创了这里并繁衍  
如果避难  
这里永远合适

可是我像块石头一样格格不入  
这么厚的积雪  
烧过的火说明  
有人固执打量过可能的路径  
只是还没有人尝试果断探出足迹  
这世界上的光滑不留人迹  
只有我的祖先是孤单前行的人

他们从何而来将向何处  
这些扫视人间的视界又低了一点  
高度上不可能计数，可能  
这很沉重但不公平  
如果我真是个坏孩子  
早死在母亲的巴掌之下了  
那么在祖坟里  
作为有序传承下来的一块石头  
坚硬是唯一的表情  
没什么重压不可以肩扛足立  
我保证再回到这里  
新的高度会释放一切



玲子

年味，是母亲手心圆圆，软软的一团丸子，在翻滚的油花间跳动；年味，是父母手中递来的红包，饱藏着深深的祝福；年味，是家人围坐桌旁等待敲响的新年钟声……

“姥姥，你身上是什么味啊？”  
“什么味？”我嗅了嗅身上，除了刚刚炸丸子落下的油味，并没有闻到什么特殊的味道。

“姥姥，是一种很香很香的味，香香的，暖暖的，甜甜的。像妈妈的味道。”外孙萌宝说完便扑在我的怀里，吸着小鼻子，在我怀里嗅来嗅去，那白暂娇嫩的小脸上，这时满带着满足和幸福的微笑。

妈妈的味？我低下头，认真的嗅着，心底的那份压抑不住的思念，就这样，被我可爱的萌宝一句妈妈的味道瞬间勾起。六年了，有多久没回味妈妈的味道了？

在我们北方，年，是一家人的期盼。腊月，人们是忙碌的。进了腊月门，各人忙各人。人们见面时最多的问候语就是“忙年了吗？忙怎么样了？”好似在打一场关于“过年”的比赛。所谓的忙年就是置办年货，打扫卫生，蒸馒头，蒸豆包，炸年糕，炸果子，炸丸子，煮烧肉，灌肉肠，熬皮冻……太多的活计都要在年三十前一天忙完，就是为了能和家人们吃上

一顿丰盛的，喜庆的，团团圆圆的年夜饭。因此，北方的女人们到了每年的腊月都会很忙，很累。所谓的红红火火过大年就是在家人们的忙碌中体现的吧。

父亲去世的早，在我的一再劝说下，母亲一个人便搬来和我住了。在我的记忆中，每到腊月，温良淳厚的母亲便开始了忙碌。每天下班回来，总会看到母亲围着一件胸前印着一只呆萌的小熊的蓝格围裙，在厨房里忙碌着。那浓浓的肉香充斥在鼻间，整个屋子犹如被阳光抚摸般，温暖且温馨。

每年从腊月二十三送走灶王爷开始，我家的传统便是二十四蒸馒头，豆包，二十五炸年糕，炸果子，二十六煮酱牛肉，煮烧肉，二十七炸丸子，炸烧肉，二十八就是灌肉肠了，到了二十九，那就是考皮冻了，因为皮冻不能放的时间太久，所以只能是三十的前一天考好。等这些都忙完了，也就到了年三十这天了，母亲便会煮上一大锅猪骨头，待煮好后把骨头捞出，骨头汤里放进提前焯好的豆角丝，切成菱形状的冻豆腐，海带丝，一并放入汤锅里炖上，说是接年菜。意喻美好的生活一直延续下去。

记得那是在母亲生病前一年，腊月二十八，早上起床吃过饭，母亲便

让我和她一起团丸子，那不知什么时候被母亲剥好的满满的一大盆肉馅，散发出浓浓的姜，蒜，花椒的味道，母亲手里拿着两块新鲜的豆腐，边往肉馅里抓碎，边告诉我，做丸子时放两块鲜豆腐，炸出的丸子会很松软。同时，又打入了几个鸡蛋，加入了几勺土豆淀粉，开始搅拌均匀。然后，便和母亲一起开始了团丸子的过程。那年，我是第一次团丸子，当那一勺勺肉馅在我手中变成圆圆的，软软的一个个丸子时，看着母亲那满头的银发，那皱纹不多的脸上，始终带着温暖，慈祥的笑容，心底慨叹着，愿岁月如此静好！母亲一边团着丸子，一边告诉着我们家祖传的制作丸子，烧肉，皮冻的方法，用料和过程。当那年的我并没有用心去记，只是觉得有母亲在，什么时候学都可以。直至一年后母亲因病离开了我，我才明白，母亲那时为什么要告诉我那些祖传的“年味”了。

那年的腊月，母亲还和我说起了老人们关于年的禁忌，传说。现在想来还记忆犹新。

老人们说，进了腊月门，家人们要和和气的不能吵架，不然会一吵吵三年，会把好运气吵走。只要到了年三十，正月里，话里不能有，坏，破，死，丢，碎，没等字眼。比如说，杯子

掉在地上摔碎了，要说碎碎平安，不能说打碎了，摔坏了，等等~犹记得母亲讲过的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母亲说，在她还年轻的时候，家还在偏远的林区，有一年过春节，年三十的晚上，母亲家的邻居，把包好的年三十的饺子放在了外屋的柜子上，那个年代是没有电视的，一家人在里屋围着火盆，磕着瓜子，唠着家常，等待着新年的钟声敲响，锅里煮饺子的水已经烧开，就等饺子下锅了，时间很快到了十二点，当那家的妇人去外屋端饺子时，却发现饺子已经不见了，只有放饺子的盖帘孤零零的躺在柜子上。妇人惊慌失措的喊了起来，里屋的人听到喊声，一起走过来帮着寻找，循着地下的脚印，来到了院外的棚子里，两只黄鼠狼正在那吃的津津有味。吓的一家人急忙返回屋里，面面相觑，竟是不知该如何是好。当然，年夜饭是吃不成了，各个心里惴惴不安，担心着来年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听到这些的我也是毛骨悚然。望着母亲说起年轻时经历的一些事情时那或明朗，或严肃，或开心的表情，总会触动心底的那片柔软，多想把时光留住。就这样静静的陪着母亲，听着母亲娓娓道来的过往，那飘香的年味啊，满满的，是妈妈的味道！